



军阀混战，列强觊觎，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羊角沟一带匪患频仍。山东沿海防务一再调整，羊角沟被列入海防重点区域，巡缉力量不断增强，但匪患终难根除，警报频传。

调整海防治羊角沟匪患

山东沿海防务 羊角沟被列为重点

1917年初，山东督军兼省长张怀芝对全省海防进行整顿，共分四区，其中岛屿地区划分为两区，一是石岛、俚岛等，二是庙岛、钦岛等，分别派炮舰一艘驻守，两区所有渔船配合担任防务；沿海一线划分为两区，一是无棣、霑化两县之海面，二是黄县龙口、掖县虎头崖、昌邑下营、寿光羊角沟、日照石臼等要隘，前者派澄海号炮舰率四艘帆船驻守，后者派霑海号等四艘炮舰，另有两艘安置炮位的商船及二十艘帆船巡驻。

张怀芝将此方案呈报北洋政府大总统府。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国、奥地利宣战。张怀芝接大总统府急电，因宣战以后国防吃紧，要求各省应设的国防警备处尽快组建，以备非常。张怀芝立即召集军事会议，一方面筹划国防警备处组建，另一方面加强东南自日照起，北至寿光羊角沟、利津埕子口一线沿海防务。

此时，革命军再次在山东举事。8月26日晚，陆军第五师新编混成旅三团三营营长修景林，率部弃营东进。修景林为即墨人，早年参加革命军，1916年任中华革命军

东北军第二师第二旅旅长，随师长吕子仁驻扎高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改编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修景林被授陆军步兵少校，降为营长留用。这次举义，有关史料记载为兵变。

修景林率部连破高苑、博兴两县，攻毁监狱，释放囚徒。张怀芝一方面派兵堵截，一方面请调驻防直隶的陆军第二师一部来鲁会剿。修景林部且战且退，有消息称其“窜往羊角沟”。这支部队后来情况如何，再无记载。

羊角沟一带，匪患一直未除。这年12月7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匪扰“沿海一带之涛碓、石臼、羊角沟等口岸，甚至掠及渔船。呜呼，匪患之炽，至于此极，哀我小民，其何以堪”。

1918年6月，新任山东督军张树元再次加强沿海防务。羊角沟等五地原为四艘炮舰、两艘安置炮位的商船和二十艘帆船巡驻，张树元将两艘商船改为四艘木造火轮。又有报道称，烟台镇守使朱泮藻因羊角沟一带“海贼复现，往来商船屡被劫掠”，在羊角沟海口添派炮船两艘，“上下巡缉，以之镇慑”。

匪讯频频传出 官府调兵进行防堵

匪患频仍，民畏商惧；军队涣散，剿匪无力，北洋政府疲于应付。1918年冬，一股土匪东窜至羊角沟，数路部队追踪会剿。驻羊角沟陆军五师九旅二十团二营七连连长李福昌与排长陈连捷等，竟然弃职逃走，“无备退溃，遗械甚多”。11月11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陆军总长段芝贵呈报大总统徐世昌，李福昌、陈连捷、孙得良、李扩范等“畏葸无能，溃败潜逃”，拟请褫夺实官勋章，徐世昌颁令执行。1919年1月15日，又在《申报》等各大报刊出通告，对李福昌、陈连捷进行通缉。

1919年4月，正值盐运高峰期，有土匪40多人出没于羊角沟以西四五十华里外的小清河两岸。此时，官岗盐场改名王官盐场，场署从侯镇移至羊角沟刚满一年，王官盐场代理知事廖荃、盐务警察长王书田急函省长沈铭昌、督军张树元，请求派兵防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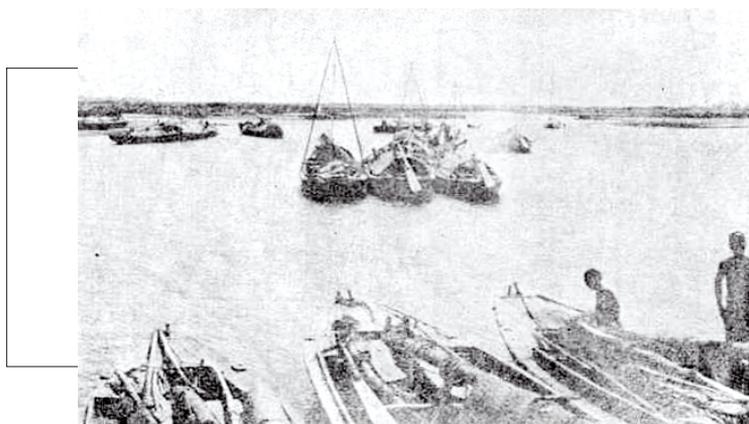
廖、王函称，“土匪窜近，羊角沟东海口形势险恶。连日来人心

不安，盐商往来亦甚畏惧。羊角沟驻军仅有一个连，只能保守防地，最好另有军队协助，巡查小清河及海口等处，以清盗源，羊角沟一埠当不至再有疏虞”。

与此同时，羊角沟盐务稽核支所亦将此次上报山东盐务稽核分所。他们除了考虑春运旺季运盐商船的安全，还十分担心稽核支所外国雇员华勒克及家属的人身安全。

4月28日，沈铭昌、张树元电令广饶、寿光两县知事，会同驻军、驻警严加防剿，同时添派陆军驰往防堵，严加剿办。5月上旬，沈铭昌、张树元又令烟台镇守使朱泮藻增派炮舰，赶赴羊角沟。海鹤号、飞龙号、霑海号三艘炮舰抵达羊角沟海口。海鹤号、飞龙号巡梭海面，霑海号驶入小清河，溯流而上，进行巡逻。

不久，白浪河口又传匪讯，羊角沟驻军一个排以及盐务警察大部，由寿光县巡警官带队，与海鹤号、飞龙号、霑海号炮舰赶赴白浪河口，进行会剿。



自羊角沟至王官盐场的河道。

加强盐务缉私剿匪 羊角沟增炮舰巡梭

为加强盐务缉私，山东盐运使署配备王官盐场小火轮一艘，在羊角沟沿海一带巡查。1920年5月初的一天，缉私船驶入羊角沟码头停泊，夜半时分，突遭20多艘帆船围攻，军火财物被抢掠一空，最后连缉私船也被拖走。

与此同时，山东各地匪讯频传，省长屈映光、督军田中玉急电各镇守使、道尹等赴济，召开防务会议，研究应对办法。不久，烟台水警厅奉令增派健康号、瑞和号炮舰，驰赴利津铁门关、蓬莱长山岛、诸城陈家港、日照石臼岛、寿光羊角沟一带游弋巡缉，以靖海面。

这年年底，鉴于全省沿海各县“匪势极为猖獗”，田中玉对胶东海防进行调整。沿海各岛屿划分为两个防区，沿海要地分为两段，其中黄县龙口、掖县虎头涯、昌邑下营、寿光羊角沟等处为一段，四地各派炮舰一艘，“往来游弋”“以资防剿而保治安”。

海匪年年清剿，匪警岁岁不断。据北京《益世报》报道，1922年春夏，渔民收鱼旺季，海匪出没无常。山东渔业联合会上书田中玉，请求设法保护。田中玉随即电飭胶东道、烟台水警厅，派两炮舰驰往俚岛、虎头崖、羊角沟各处，“往来巡缉，以资保卫”。为防范匪患，田中玉通飭各县，于青纱帐前办理联防，以靖匪氛。寿光警备队长孙天和将全县警兵分为五队，一至四队每队20人，第五队50人，分别驻守稻田、明家道口、官台、大柳树屯、县城，又派马兵20人负责巡逻。

进入秋季，田中玉对胶东海防再行调整，一改此前海岛与沿海要地分别划区的办法，将两者混编，按照地域划分四个防区，其中石岛及昌邑下营、寿光羊角沟一带为第四区，派镇海号炮舰率帆船五艘巡守，同时飭令沿海十八县加派警队，布防海口。

通緝棄職潛逃之軍官
陸軍步兵第二十團二營七連連長李福昌係山東滋陽縣人現年三十三歲又七連排長陳連捷係山東濰縣人年三十六歲因奉該營長命令在羊角溝地方剿辦土匪均均棄職潛逃故由陸軍部通令查緝前日松滬護軍使署准咨後昨已飭屬一體協緝矣

1919年1月15日《申报》报道。

防範中之匪患
山東
濟南消息云，近來海防各口，正在嚴加防範之際，而匪徒復出沒無常，應設法防範，以資保護。據聞，匪徒有求，以各口口岸，既有通匪，即有求，水軍各軍應嚴加巡緝，而海防各口，應有嚴密防範。據聞，匪徒有求，以各口口岸，既有通匪，即有求，水軍各軍應嚴加巡緝，而海防各口，應有嚴密防範。據聞，匪徒有求，以各口口岸，既有通匪，即有求，水軍各軍應嚴加巡緝，而海防各口，應有嚴密防範。

1922年6月5日《益世报》北京版报道(局部)。